



## 陳大為詩選 (1998-2000)

### 【導 讀】

陳大為 (1969-)，出生於霹靂州怡保市，一九八八年赴台灣留學，就讀台大中文系，大學畢業後曾任職雜誌社編輯和行銷業務，翌年考取東吳中文系碩士班，並於二〇〇〇年取得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台北大學中文系教授。作品曾獲：台北文學年金、聯合報新詩及散文首獎、中國時報新詩及散文評審獎、中央日報新詩首獎及散文次獎、教育部文藝獎新詩首獎、世界華文優秀散文盤房獎、星洲日報新詩及散文推薦獎等。著有：詩集《治洪前書》(1994)、《再鴻門》(1997)、《盡是魅影的城國》(2001)、《靠近 羅摩衍那》(2005)，散文集《流動的身世》(1999)、《句號後面》(2003)、《火鳳燎原的午後》(2007)，論文集《思考的圓周率：馬華文學的板塊與空間書寫》(2006)、《中國當代詩史的典律生成與裂變》(2009)、《馬華散文史縱論》(2009)、《風格的煉成：亞洲華文文學論集》(2009)等十九部著作。

本輯詩作選自《盡是魅影的城國》的壓卷之作「系列六：南洋史詩」，此一系詩作區分為外篇四首、序曲一首、內篇十首，共十五首。受限於篇幅，本輯略去外篇四首，僅選序曲〈在南洋〉和內篇十首。張光達在〈論陳大為的南洋史詩與敘事策略〉對這系列南洋史詩有深刻的討論。

張光達認為：貫穿三部詩集《治洪前書》、《再鴻門》、《盡是

魅影的城國》中的神話、歷史、南洋主題，可統稱為「後歷史」敘事，這裡權宜採用「後歷史」，把陳大為的歷史敘事（詩）與台灣詩壇七〇、八〇年代盛行一時的古典抒情詩（神州、風燈詩社）與長篇敘事詩（前有余光中、楊牧，後有楊澤、羅智成為代表）區別開來。陳大為頗自覺地有意揚棄長篇敘事詩以史實情節線性發展的語言慣例，而把現代性歷史模式／神話模式的元歷史宏大敘述的初始文本結構加以改寫或重組，將人類歷史發展的抽象宏偉結構和基本公式，還原到生活中細節瑣碎的具體建構，在其中詩人「引用」了歷史古典素材為其詩文本的骨幹，適時加入後歷史的語言視角和書寫策略。陳大為詩裡，這個舊題新寫的工程主要表現為歷史／神話話語本身與寓言化的歷史主體的衝突，比如其代表作〈治洪前書〉、〈曹操〉、〈再鴻門〉諸詩，都讓我們看到詩的敘事者並不是站在歷史洪流的過程之外來發聲，他是置身其中的主要角色，具有啟動情節發展與評議針砭的雙重作用，如同民間說書人的敘事者身份角色般，既藉一歷史主體之有利發言位置來揭破歷史的虛妄和無可挽回（或得以搬演「歷史理性」），卻又同時因為其後見之明的當下歷史語境，令這個敘事者有意無意間暴露了自我本身的尷尬位置或立場，如是歷史／神話主體與敘述主體的相互滲透和曖昧姿態，看似自然和諧的展現於詩裡行間，形成詩的語言魅力和繁複結構，這一切是以詩人高度專業的戲劇性語言和布局策略來達成的。

陳大為一系列書寫南洋歷史的詩，整體表現在詩集《盡是魅影的城國》系列六中的〈南洋史詩〉，基本上這些南洋史詩也是延續上面提及的舊題新作的歷史書寫，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沉溺於歷史知識的拆解或從閱讀史料的無盡想像出發，它卻很巧妙地以敘述者個人小我的觀點來試探、試圖把握南洋歷史上從中國移民

（逃亡）南來的華裔族群的集體潛意識心理狀態和生活處境。

陳大為對歷史的真實與虛構性質的辯證是深為自覺的，從外篇〈歷史的刀章〉到序曲〈在南洋〉到內篇〈我的南洋〉的詩裡行間，都可令讀者強烈感受到詩人對歷史的真實與虛構面向的試探調度，他不忘在詩句中藉一後設提問與自我反諷的姿態頻頻省思和詰問，而他那強烈的自覺意識又令他頻頻回首詰問可能面對讀者有意的詰問（並不排除詰問的正當性），這一切後設的後設語言書寫策略本身必須看作詩人由對抗記憶出發，而發展出個人、家族及族群的「對抗敘事」（counter-narrative），以對抗敘事來體現「對抗記憶」（counter memory）——烙印於族群歷史記憶的符號架構，共享一個滲透真實與虛構、已經不具本質源頭的印記，這個對抗敘事既可用來暴露出馬來西亞國家歷史對華人的有意抹煞或漠視，又可用來質疑和瓦解官方主流話語對南洋華人的刻板簡化印象。詩人頻頻在詩文本中採取這個「對抗敘述」的言說和表意方式，使詩的敘述者獲得一種自由出入個人敘事與歷史宏大敘事文本之間的便利，在這裡個人小我的敘事與歷史宏大敘事之間關係的疏離，因為詩人或敘述者童年的關照視角和記憶言說方式，而顯示出詩人或知識分子個體敘事的文本性與官方宏大敘事的歷史性之間巨大的張力美學，這無妨看作是詩人藉助新歷史主義的歷史美學，來企圖暴露出潛藏在主流意識形態背後的民間記憶和主體形構。在敘事姿態上，詩人遊走於童年視野記憶與民間說書人的敘事者身份之間，在〈在南洋〉中的敘事主題上，民間記憶與主流敘事的主題常常重疊在一起，但是民間個人化或童年視野的小我心靈是對主流意識形態控制下的宏大敘事之重述，並通過個人化的重述實現對後者敘事合法性的質疑、瓦解和顛覆，詩人筆下這個來自民間的童年聲音在詩文本世界中恢

復了個人作為「人」的具體存在感性。換句話說，這個個人小我的民間記憶和聲音，並不是如馬來西亞官方或華社主流話語那般由抽象的「人民」或者「大眾」的名義下被粗暴與劃一看待，而是在歷史的文本性與文本的歷史性中具體呈現了個人的心靈、精神和意識在民間文化記憶中的多重性與互動性。這些詩在敘事話語和文體風格上，除了陳大為有意向民間說書人的敘事體借鏡，也同時藉南洋歷史的敘事策略不同程度背離了主流的南洋歷史敘述模式。陳大為南洋詩的敘事文體和書寫策略，即在展現他那一套「說故事」的拿手本事。〈在南洋〉一詩即是一部帶有強烈自傳性色彩的長篇敘事詩，其中詩人「說故事」的方式，無論是自己的故事、聽來的故事、歷史教科書的故事，或甚至想像的故事，容納多重敘事和角度，整體形成了詩（歷史）文本的基本敘事策略與書寫脈絡。詩人在這裡有時如同一個歷史學家，首先是一個說故事者，運用「建構的想像力」（constructive imagination），在努力使一連串的「事實」與支離破碎、不完整的歷史材料中，製造出一個可信的故事的能力之中，也因此為歷史片斷提供了可行的解釋。

〈南洋史詩〉系列是陳大為至今最為人熟悉的作品，除了輯中的南洋詩頻頻得到台灣大型的文學獎的肯定，也因為這些詩作予人總結一個大時代的歷史的力作之感。詩人從開始構思到整體完成，前後長達約五年的時間。南洋詩系列以外篇〈歷史的刀章〉、序曲〈在南洋〉與內篇〈我的南洋〉來層層遞進，內容橫跨南洋（馬華）幾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然而全詩的敘事方式，卻與這些歷史札記或主流歷史記敘有著不同的敘事模式，形成一種很獨特的感性敘述與歷史視野的糅合。陳大為的南洋／歷史書寫凸顯了兩大問題。首先是歷史／文類之關連，亦即歷史之虛構不

確定面向即是文類之不定，於是陳大為的南洋史詩或歷史書寫成為混雜多重的文類建構，形成「文學雜種」(a literary hybrid)，在其中糅合了歷史傳記（葉亞來、鄭和）、史料徵引（馬來亞六百年大事札記、半島殖民史）、虛構的寓言體（麒麟、鼠鹿）、個人的自我觀（〈還原〉、〈簡寫的陳大為〉、〈在台北〉）、說書人的能言善道（〈我的南洋〉第 1-3 首）、孩童的視角（〈我的南洋〉第 4-8 首）等多重手法，質疑了任何視詩本身為自主自足的文類的批評企圖。再者是歷史／文本之關聯，亦即南洋史詩的文本與南洋華裔的歷史一樣是變動不居，當詩文本的敘述聲音由多個不同的角色來帶動時，大寫的南洋歷史也開始動搖崩解，而釋放出那些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多重差異的聲音，改寫了我們習以為常的南洋刻板印象，抗拒了任何企圖將南洋定位為一封閉單一的文化想像與歷史認同。因此歷史札記與文化想像的交融轉換平行於文學文類、歷史敘事與敘述聲音的轉換互動之間。乍看之下，詩人的歷史敘事與童年的敘述聲音似乎採取線性時間來開展與鋪陳六百年的南洋（馬來亞）歷史，細讀之下其實不然，詩人的敘述聲音因為其童年的視角與現代人的「我」的不斷強行介入，全詩語調頗有撫今追昔、借古喻今、古今對照的強烈色彩，而（歷史）時間的流動也形成一個古今交錯、回環往復的敘事模式，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因為時間之流的不斷（被詩人）干擾，而必須要調適閱讀歷史真相、歷史敘事與歷史記載的了解與落差，唯有對此現象有所警覺，才能看到詩人這個後設書寫策略的用心。在時間交錯的敘事模式之餘，陳大為更注意到歷史「空間化」的策略作用，南洋詩更見以空間化敘述取代時間流的用心，但此處詩人要紀念的，不是國家官方主流的道德話語，而是被國家政治主流話語排斥邊緣化的南洋華人的空間場景如會館、茶樓、華人公墓、同盟

會，還有以空間意象為軸、隱沒其間的時間隱喻或痕跡如橡膠園林、錫礦場、公墓。

南洋史詩系列的敘事主幹在大歷史、傳記、官方主流話語間流動轉換，穿插其中的是詩人小我（童年）至現在的「我」的插足干擾敘事風格的一致性，又不時將時空從遙遠六百年拉到當代的九〇年代末，抹平了時間的差異，一來這個重疊交錯的寫法可以避開平鋪直敘式的線性時間觀念，二來這個古今交錯的敘事視角可以透露出詩人從自身現在的位置來如何理解歷史。

陳大為的南洋史詩書寫讓我們看到兩項功能：第一，它讓我們了解歷史書寫的認知，可能不是出於過去的事實存在，而是出於其敘事的形式所造成的意義。第二，歷史書寫不單是將經驗（包括閱讀經驗）組織成形，同時也是在「賦予形式」的過程中達成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策略的作用。詩人有意藉詩的敘事策略和形式設計來交代歷史書寫的政治功能，在重大的六百年南洋歷史事件中多番引述史料傳記，幾乎每一節詩本身都有一個「史實」（可參照書末的六百年大事札記），但交錯其中的是敘述者童年與長大後對爺爺父親等家族成員的回憶和想像，以及一些小時候個人的經驗與記憶。這個敘事策略書寫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在於見出詩人藉歷史時間流與空間座標來處理文本的歷史性的同時，也提醒讀者注意歷史的文本性的多重角度與複調交鳴。歷史事件的殘酷辛酸與個人記憶的溫馨感動並置並存，標示出一種時代的見證和社會民間的聲音的參照，令人感到歷史的「在場」，從來不曾遠離我們而去。個人記憶的小我瑣碎事件與歷史事件的磅礴厚重形成一鮮明的對照，或詩人藉歷史與文本的一場精彩對話。

陳大為為個人的童年記憶注入一種瑣碎生活的民間氣息，與史詩中的歷史大人物（鄭和、葉亞來、陳齊賢）或以官方政治權

力為中心的「大敘述」截然不同，這個由詩人以孩童視角來敘述其家族成員史的「小敘述」或「小歷史」，目的在於拆解官方版本或主流話語的「大歷史」的權威性，重組瑣碎、軼聞式的敘述視角來建立一己的文學觀。詩人試圖重現被政治權力話語和主流道德掛帥的宗法觀念所抹煞消音的歷史內涵，改寫那已被一再書寫得到強化的正史，透過個人化的敘述視野來解讀歷史的含義，通過詩句的敘述語調來展開歷史的辯證，讓歷史的血肉更加真實而充實，更加接近普羅大眾的生活經歷與感受。這種提供另一種角度的歷史書寫，最明顯表現在〈還原〉、〈在詩的前線行走〉、〈簡寫的陳大為〉等詩中，其中對「大歷史」的解構或反駁的態度，詩人的立場鮮明，不忘在詩裡行間告訴讀者，詩人對這份歷史意識的自覺和書寫動機。而陳大為的南洋史詩最具歷史敘事的解構顛覆與再建構作用的，則是詩末兩首〈簡寫的陳大為〉與〈在台北〉中強烈的自我解構／重構傾向，〈簡寫的陳大為〉一詩中的敘述者一心為自身的主體認同和文化身份建構立傳，敘述者在歷史認同與政治現實間取捨進退，最後以虛實相交的手法回溯與叩問敘述者自己的寫作歷史，混雜敘事語言的解構和建構的半自傳性質：「我不願被姓名簡寫／尤其蠢課本 和那條虛脫的龍／從辭海 我結識一匹／無從簡寫的麒麟／跨越文言與白話 都市和城池／用先秦散文和後現代詩／來填飽我的聖獸／我保證／不會讓南洋久等」。詩人這個半自傳的反思創作與詩人身份主體來結束詩行，並自我指涉的書寫過程，除了道盡詩人對個人歷史的思索和專注，不妨將這個敘事策略看作詩人對大歷史的大膽叩問，以自我的成長歷史為主要內容，將個人經歷放入政治現實與歷史敘事的角色中，與之對照來試探歷史在自身之外存在的可能，其中充滿了顛覆解構的意味，即歷史在經過文學敘事（書寫）的加

工轉化之後，還是「歷史」嗎？正如歷史在經過文學的轉化之後，這個詩人書寫的新歷史觀即延續又質疑「歷史」，又在一個新的目光角度下建構或重構歷史象徵，提出社會的、政治的大歷史以外，詩人個人的小歷史可以對大歷史產生什麼新面貌，來印證文學與生活的辯證多元關係，作家（詩人）的歷史敘事注定構成一種嶄新的歷史意識。〈在台北〉一詩從自身現在的位置出發，提出一個作家可能與（南洋）歷史發生的種種關係，其對歷史命題之探索，為寫實的家族史宕開混雜想像與理想的一筆，作為南洋史詩整體的壓軸之作，詩中展示的「私語體」書寫方式仿佛在建構、在叩問南洋史料的歷史真實感，卻也在詩人一再想像和記憶的話語意象系統的對照下，消解了詩中的南洋歷史感。所有這些歷史材料片斷、文化記憶想像與詩人內在的感情交織成為一部心靈的歷史，以文學語言和書寫意識思考歷史，提出歷史「可能的」面貌和限度，「成就了他個人獨特的詩風與特殊的感性史觀」（辛金順語）。



[我的南洋 No. 0]

## 在南洋 (1998)

在南洋 歷史餓得瘦瘦的野地方  
天生長舌的話本 連半頁  
也寫不滿  
樹下呆坐十年  
只見橫撞山路的群象與猴黨

空洞 絕非榴槤所能忍受的內容  
巫師說了些  
讓漢人糊塗的語言 向山嵐比劃  
彷彿有暴雨在手勢裡掙扎  
恐怖 是猿聲啼不住的婆羅洲  
我想起石斧  
石斧想起 三百年來風乾的頭顱  
還懸掛在長屋——

並非一罈酒 或一管鴉片的小事  
開疆闢土 要有熊的掌力  
讓話語入木三分  
我猜 一定有跟黃飛鴻  
同樣厲害的祖宗  
偷學蜥蜴變色的邪門功夫

再學蕨類咬住喬木  
借神遊的孢子 親吻酋長腳下的土

在南洋 一夥課本錯過的唐山英雄  
以夢為馬 踢開月色和風  
踢開土語老舊的護欄  
我忍不住的詩篇如茅草漏夜暴長  
吃掉熟睡的園丘  
更像狼 被油彩抽象後的紫色獠牙  
從行囊我急急翻出  
必用 及備用的各種辭藻  
把雨林交給慢火去爆香……

就在這片 英雄頭疼的  
野地方  
我將重建那座會館 那棟茶樓  
那條刀光劍影的街道  
醒醒吧 英語裡昏睡の後殖民太陽  
給我一點點光 一點點  
歲月不饒人的質感  
我乃三百年後遲來的說書人  
門牙鬆動  
勉強模仿老去的英雄 拿粗話打狗

嘿 莫要當真  
我豈能朽掉懸河的三吋

在南洋 務必啟動史詩的臼齒  
方能咀嚼半筋半肉的意象叢  
出動詩的箭簇 追捕鼠鹿  
和一閃而過的珍貴念頭  
請你把冷水潑向自己  
給我燈 給我刀槍不入的掌聲  
我的史識  
將隨那巨蟒沒入歷史棕色的腹部  
隨那鷹 剪裁天空百年的寂靜  
聽 是英雄的汗  
回應我十萬毛孔的虎嘯 在山林——

不要懷疑我和我纖細的筆尖  
不要擠 英雄的納骨塔  
已佔去半壁書桌  
我得儲備徹夜不眠的茶和餅乾  
別急別急 史詩的章回馬上分曉  
在歷史餓得瘦瘦的南洋

[我的南洋 No. 1]

## 我出沒的籍貫 (2000)

必須用「出沒」來形容我被動的籍貫  
山水肥碩 稱不出重量  
「甲天下」只是半句崇高的荒涼  
表格倨傲  
盤問我遊離的筆  
我草草填下 素未謀面的「廣西」  
勾選外僑 說明國籍  
區區一張表格令身分塵埃大起  
魯莽的漢字黯然撤走  
我的麒麟 退守粵語的上游

在水墨之前 如書生負手  
按節氣  
揣度垂垂老去的神州  
我試圖構想 一個大風起兮的時代  
國族論述 那時還骨瘦如柴  
桂林只是羞澀的一株芒草  
出沒 在履歷背陽的山腰  
話說后土在下  
不過區區十八劃  
竟敢私通我的思緒

誘我夜行 著黑色像忍者一樣的緊身衣  
帶著記憶的勘誤表  
我循入移民史的大章節  
竄出斜風細雨的小詩篇  
我的身世 果真始於四個無聊格子  
一格便是百年

回到書房 我一一翻閱  
這些年來讀過的書 漏讀的雜誌  
把時代壓縮到組詩可以承載的 byte 數  
每一段 個別分攤  
大小不一的草鞋 船票 橡膠林  
我不願用魷魚來譬喻那風乾的地理  
扔進歷史的蒸籠  
還它甲天下的體重 和水分  
我要在別人問起的下一次  
大聲回答：  
當年爺爺就坐那艘叫白鯨的洋船  
季風的鹽分有七斤十三兩  
諸如此類  
整數一樣的答案  
我必須學會  
用「甲天下」來修飾我出沒的籍貫  
讓粵語 道出超重的江山

[我的南洋 No. 2]

## 別讓海螺吹瘦 (2000)

別讓海螺吹瘦我祖傳的廣西  
我忙著架設山水  
使時間的結構更為深邃  
調整夢 和文字的枕頭  
返回一八五〇的太平天國  
跟洪秀全一起策動高溫的動詞

造反的主題  
自隴畝高高躍起  
我正好看到  
先祖憤然拔刀的手腕  
竟比瘦田裡的地瓜修長  
我知道 這是一個無法歸納的南方  
馬賊在村落與村落巡迴  
飢餓 在碗與碗  
這場景需要插畫來說明  
到底有多貧瘠啊大清的黃昏

歷史從上一段跳到很遠的地方  
才接回來  
窮了廣西 也死了石達開

天國的敗寇往木的部首竄逃  
南方的南方  
雨林把史料埋得更加凌亂  
我在婆羅洲的扉頁  
遇到天地會的工蟻  
開挖著砂勞越的礦區  
石龍門乃最不安穩的地名  
動不動就起義  
成為期末考最頭疼的一題  
這是鳳鳥不至的地盤  
犀鳥的南方  
這裡竟盛開著亂臣賊子的桃花

我進一步架設山水  
較細膩的部位  
氣候是兩廣夏天的再延伸  
猴子寫下兩岸啼不住的新版本  
錫礦指出蓬萊的位址  
帆起帆落  
先祖留下大規模的水紋  
在生活與戰火的夾縫 把夕陽夾穩

可我無緣  
目睹「豬仔」賣身的苦契約  
只聽說「新客」攜帶了多少的黑鴉片  
在大清朝的版權頁

我聽到一枚憂心忡忡的海螺  
向南的甲板 有飛魚  
飛過



[我的南洋 No. 3]

## 暴雨將至 (2000)

暴雨將至 刀光校對錫的編年史  
完全英屬的馬來半島  
醫學在此  
與巫術同居 憧憬和危險平行  
輕金屬的舊世紀  
一枚錫幣演唱信史的全部內涵  
我的敘述剛剛抵達  
拿律這小鎮  
蠅集了第一次移民潮的兩萬大漢  
方言卯上方言  
時間是一八六二 日子黑白相間

不知是誰啟動了暴雨  
客家的刀 廣府丈八的長矛  
從檳城迢迢南下  
我嘗試想像一座慘烈的拿律  
但戰場  
簡陋得只有數字在舞爪  
沒有史官在旁  
記述兵器 和鬼魅的游擊  
百來字的史實 奉為華校必讀的版本

「數百個人喪生」

乍看 很像《春秋》吝嗇的筆法  
數百個漢子姓名不詳  
死就死了 頂多一行

一九〇一 半數興奮的華人被寫進  
錫產最豐富的那一章  
近打谷 在拿律以南數十哩  
亮出甲天下的錫含量  
成為龍 和獨角獸的戰場  
接下來的故事需要大量的軟插圖  
粗暴的硬註釋  
請原諒我  
晚了七十年才急急趕來  
礦湖的對岸僅存英屬的舊鐵船  
守護著獨角獸的老意象  
至於龍  
早已敗退到詩的最邊疆

一九〇一 其餘十幾萬華人被滴進  
茶壺 和膠杯的農曆  
嘉應會館 正烹調著它的百年紀念  
工業煮沸了橡膠的好價錢  
那個叫陳齊賢的商賈  
就這麼起草了一部膠的編年史  
增值和減產的數據

起伏如丘陵  
此刻我需要幾隻鼠鹿 當伏筆  
跳接我的敘述  
準備潛入暴雨柔軟的腹部

[我的南洋 No. 4]

## 歲在乙巳 (2000)

歲在乙巳 生肖屬蛇  
爺爺在族譜登錄了「達揚」這名字  
待我換算成公元一九〇五  
已過了近百個 風風火火的春秋

風風火火  
歲月的行書在我思索的平原掠奪  
一些獸 渺小地逃走  
一些矮樹吹響躊躇滿志的風  
歲在乙巳 我御詩而行  
飛越枝節橫生的史籍  
在大敘述的河川 看不到魚  
山勢禪讓出大致潦倒的地理  
碗大的村子  
全是水牛 犁著模糊的田畝  
人是螞蟻在行走  
風風火火 草書掠去事物清晰的輪廓

我小立在無從思索的平原  
列祖大聲喊我 在史料雄渾的雪線  
指著我腹稿的低海拔

說笨 說史詩需要一兩個  
逼真的角色  
串聯大事 駕馭駟馬難追的神思  
我遂剪去了辮子  
剪去爺爺沒有什麼意義的童年  
乙巳 真是個沒有希望的起點  
爺爺注定  
錯過最後的科舉  
我注定 錯失許多還原不了的祕密

離開畫質粗陋的桂林  
我靜靜推斷  
爺爺為何不將命運 鞍在胡馬背上  
為何要交付給飛魚啣到南洋  
風風火火的書房  
乙巳的舊事  
大處參考學者的報告  
小處揣摩成一根情感的毫雕  
為那挑剔的讀者  
我另外準備了兩頭鹿部的獸  
牽動史詩 虛實參半的齒輪

但爺爺真的登錄了「達揚」這名字  
不過歲在乙巳 生肖沒入草叢  
算算  
已過了近百個磨磨蹭蹭的春秋

[我的南洋 No. 5]

## 整個夏季，在河濱（2000）

整個夏季 像石墩杵在昏庸的河濱  
爺爺用文言的語法構思  
自己的墓誌銘  
在思量 給子孫怎樣的一個世紀  
他走到巷口的麵攤  
跟劉老闆往高湯裡深談 談他兒子  
一去未返的南洋  
語意穿梭著虛無的蚊蚋

當然不知道  
很多年後有人在詩中讀到他的抉擇  
爺爺像石墩越蹲越渾沌  
曾祖父拍拍他的肩膀：  
「走吧，我會叫一村子的親友  
細讀你光宗耀祖的家書……」  
爺爺的思緒 還停留在上一段  
他弄不清楚鄭和幾下西洋  
更不曉得葉亞來  
當過好些年的華人甲必丹  
他右腦是橡膠 左腦是錫礦  
上帝的骰子狠狠擲下

於是老父和列祖交託給弟妹  
祖厝交代兩隻老狗  
碼頭便把爺爺接走 留下幾斤  
賣不掉的鄉愁

史料消化了我整個夏季  
在中壢 某個河濱  
我開啟南洋書寫之大門 安排角色  
設計情節  
譬如該怎樣在史詩裡勾勒爺爺  
怎樣省略其餘的親戚  
繞著史籍 我邊散步  
邊推算他何時融入殖民地的風俗  
學馬來語 看皮影戲  
任憑巫師把咒語  
妝扮成雲  
謠言翻過外耳便傳出巫術的跫音

但我沒有用詩來後設讀者的詰問  
或大肆解構 搖晃的史實  
任由廣西在鄉愁的定義上開一道門  
爺爺跨不出去  
父親不跨回來 我側身小立  
門檻之上  
讓目擊的螞蟻相互猜疑

整個夏季 在各自的河濱  
不知誰是誰的主題  
被意象揭發的 是誰的祕密  
形同摸象的手勢  
我努力修復爺爺斑駁的心思  
要是上帝收回骰子  
爺爺會不會持續  
杵在河濱



[我的南洋 No. 6]

## 在詩的前線行走 (2000)

赤道無聲 唯有鼠鹿在詩的前線行走  
畏怯的聽覺撤去其他預期的獸  
草木垂立冷冷的四周  
數落著 馬六甲王朝的舊址  
六百年不表態的三寶井  
是一口釘  
曾釘住六萬雙草鞋在拚命  
命運的粗線條 似麻繩  
網出方言的會館  
嘉應在北 廣西座落在井的東南  
土地用椰樹來預告野史的氣象

地址用力牽著爺爺瘦弱的聽覺  
高高的矮房子 胖胖的瘦皮猴  
路旁多是不諳華語的土狗  
街道尚未命名  
就被吠成充滿暗喻的褐色  
在暗處 鼠鹿占卜著華人  
牠目睹鄭和不知所謂的浩大陣勢  
被日子 欺壓成一口井  
漢都亞的馬來劍退回鞘裡去

唯有豹子般的英軍  
巡弋著半部  
詩人從不問津的殖民史  
用店舖 英商統治了馬六甲城

在詩的前線 鼠鹿失守了版圖  
眾多獨角獸駐紮於此  
爺爺繞城一周  
每條含蓄的泥路都有哀慟的留言  
甚至有人  
在帝國主義底下劃線  
當作後人考據 或考試的重點  
歷史玩過了葡屬與荷屬的遊戲  
送走了洋總督 又來了東印度公司  
在這裡  
如煙的香料與黃金  
消散了八十四種經商的外語  
每一步  
爺爺都踏到殖民史的野故事  
沿途的窗戶 虛掩著深邃的閱讀

我的滑鼠差點跟丟了爺爺  
淡出古都的身影  
留下一段猴年馬月的回憶  
我的麒麟  
加速穿越赤道的詞庫

點選一批炎熱的形容詞 三十三度  
至於不慎遺漏的事物  
下一首詩 會隨勢接住

[我的南洋 No. 7]

## 接下了掌紋 (2000)

麒麟掉頭 鼠鹿接下爺爺三十一歲的掌紋  
漢字赤腳 涉過鱔魚的假寐  
爺爺掏盡口袋裡的錢  
令山豬交出領土 人猿交出赤道的汗腺  
凌晨四點  
膠刀自雨林最寫實的位置醒來  
汁液流經家國的任督二脈  
十六開 寫滿英文的天空  
讀不到鄉愁  
相關的標題讓麻雀全數啣走  
鐵皮的房舍裡面  
漸漸后土的符號學  
還有七進位的柴米油鹽

我忘了追問爺爺 如何邂逅  
同樣單身南來 叫梁十四的女子  
我也來不及  
給他編一套像樣的台詞  
更別談什麼凹凸不平的羅曼史  
當她步入家門的良辰  
露珠記下了風華 蘭花的根部暴長

我偷偷臆想兩人下一秒的對話  
一拜天地  
二拜回不去的桂林  
列祖和香火 全鬆了口氣

父親誕生在處暑之後 白露之前  
時值一九三九年  
荒廢的族譜當然沒有記下  
白色膠汁訓育的童年  
日子乃潑猴的棋盤  
黃昏 得用蝙蝠的數量來推算  
鳥不拉屎的彭亨州 拘留了爺爺整個晚年  
膠林木訥 沒水又沒電  
所有的地景  
都經不起風水的分析  
遂有啄木鳥到此琢磨爺爺的思慮

很多年後父親才參透  
爺爺乘涼在籐椅上的悠悠眼神  
是秋天  
甲天下的籍貫裡不可一世的秋天  
跟父親留學政大的不同  
多了些憧憬 少了些痛  
我在更後來的台大  
遙想那年麒麟掉頭  
爺爺一定很想很想跟牠走

要不是鼠鹿 硬硬接下猶豫的掌紋  
父親便成了黑五類  
我成了紅衛兵  
在長夜中等待姍姍來遲的新時期

[我的南洋 No. 8]

## 八月，最後一天（2000）

殖民史的代跋停筆在八月 最後一天  
即將高喊獨立的橢圓球場  
鴿子 彩排一個嶄新的國家  
千百首詩從日後的刊物趕來  
登上《可蘭經》洗滌的黃昏  
替偉大倒數

放學路上父親料理他的新風景  
調高思想的舊頻率  
一九五七  
冒出兩個祖國兩位國父 在拉鋸  
車鏈的噪音吃掉一座  
馬來語的村莊 一座華語的城邦  
父親渾然不覺地踏過  
一條黃泥鋪設的國族小徑  
他的神州確實遠去  
雜草叢生  
麒麟與鼠鹿 蹲在家門兩側

一九五七  
爺爺的唐山早已氧化成共產黨

護照替它貼上「生人勿近」的標籤  
鄉愁倒進小燒杯  
蒸餾成淚  
我父親跟大夥兒的父親一樣 無所謂  
蕉風椰雨 照常呼吸  
可他從不提起那次排華的事  
「五一三」只是心有餘悸的惡數字  
我則不願重贖  
被小說 活活寫爛的小馬共  
華人閃進 權力上鎖的抽屜  
用手語在暗中交談  
一些傀儡 把線交給異族巨大的手掌  
大部分人視若無睹 小部分人裂土為王  
五百萬個象形的名字  
把自己顯眼地冷落在旁  
努力節育 講華語 做生意  
循環著資本主義的冷空氣  
麒麟退隱到鹿的部首  
鼠鹿一併職掌了左右兩扇的門神  
  
不知是命 是列祖在天之靈  
父親定居在一九六九年的怡保  
別稱小桂林的城鎮  
九月 母親在此使勁睜開  
我張望世界的雙眼  
學校替我選定一個祖國



一位國父 三大種族  
我滿意地上學放學 按部就班地成年  
很多年後才遇上籍貫  
坐在台北的路邊 我們說了很多的話  
包括居留證 逼供的表格  
至於鴿子彩排的國慶  
照舊演出在八月 最後一天

[我的南洋 No. 9]

## 簡寫的陳大為 (2000)

簡寫的「陈大为」 整整少了八劃  
退還了各種古中國的意象  
詞的運用萎縮  
好比形容犀鳥只用簡單的「龐然」  
「垂天之雲」乃不可思議的譬喻  
中文節節敗退 退到烏江  
如霸王卸甲 簡掉形聲的奧妙  
四季簡成一季  
身分證簡去了廣西和桂林

夜色垂直 如大寫的M  
以立碑的姿態空降  
龍 自華校的操場負傷而逃  
剩下一些成語：  
「苟延殘喘」、「薪火相傳」  
在拼音的國教體制之外  
「碩果僅存」的唐詩  
跳下黑板 用嘹亮的平仄逼我去聯想  
所謂的北國  
都不知長什麼樣子的冬天  
以數學 我把中午減去四十度

那雪呢 大雪紛飛或小雪初晴的畫面  
冰箱豈能當作冬季的簡寫

在怡保 我讀著簡化的「中国文学」  
走進書店 書籍簡化成文具和字典  
我的世界被字母圍剿  
卻常常聽到：五千年的文化  
「文化」僅有空洞的八劃  
連儒家 都簡化成演講者的口頭禪  
這裡頭 沒有誰讀過四書  
只會把告子的「食色性也」  
誤作孔子傳世的名言

總之大夥兒喜歡簡寫糾葛的狗政治  
繁複的移民史  
整大個吉隆坡簡寫成  
一個葉亞來  
葉 再簡寫成：叶  
連植物 都失去起碼的草樣子  
崇尚簡寫的華社需要一部  
繁體的文化大辭典  
精準的文字學  
把叶還原成葉 把儒家  
研讀成十三經不必標點的鏗鏘文言

我不願被姓名簡寫

尤其蠢課本 和那條虛脫的龍  
從辭海 我結識一匹  
無從簡寫的麒麟  
跨越文言與白話 都市和城池  
用先秦散文和後現代詩  
來填飽我的聖獸  
我保證  
不會讓南洋久等

[我的南洋 No. 10]

## 在台北 (2000)

在台北 我的南洋註冊了弔詭的條碼  
宣誓了籍貫  
廣西使勁凝固 血小板的地圖  
我始終無法把鄉音走穩  
好像少了根避震  
而南洋  
誘捕了我書中巡狩的麒麟  
逼牠說出一番道理  
自鄭和以降  
六百年的日照 說短不短  
繁體的船隊  
簡體的房子和氣密窗  
在赤道邊緣 歷史大隱  
隱於詩 生活小隱於靈光一閃的椰子

民國八十四年 冥冥中的冬天  
我試寫馬華詩人不寫的南洋  
他們說：太舊  
又嫌它腐朽  
短視的抨擊落在肩上 如微雨  
千山獨行

我苦苦追尋半島上輩子的履歷  
它們在遺忘的角落等我  
解壓縮  
把該龐大的恢復得更龐大  
將瑣碎 安置在毫不起眼的  
轉捩點 看後人  
如何折騰它深度麻痺的六百年

在半島 眾聲浮躁如交配的雄蛙  
不時有山豬闖進副刊  
以詩為劍 我十步殺一人  
噸重的敘述在史實裡 輕輕翻身  
斗膽刪去  
眾人對英雄的迷信  
在台北 我註冊了南洋  
要是有人硬硬讀出我的鄉愁  
每個術語都會頭昏  
桂林不遠 水聲就在詩的西邊  
但麒麟疲憊  
我又不想繼承爺爺眸子裡的秋天

弔詭的條碼  
列印在台北的第十二個盛夏  
我一次啟動了十首  
南洋的史詩 外加兩頭鹿部的獸  
像暴雨

氾濫所有馬華故事的上游  
而我的南洋  
毅然終止在下一行  
最後的刪節號乃是遇雨的桐油傘……

